

中 / 华 / 爱 / 国 / 主 / 义 / 文 / 学 / 名 / 著 / 文 / 库 /

第二辑

山菊花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上)

原著 / 冯德英
主编 / 端木蕻良
缩写 / 高玉华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二）

山 菊 花

（上）

冯德英 原著

高玉华 缩写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年9月修订版

ISBN 7-5402-0591-1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864 号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1 725 字数 1360 千字

2003 年 9 月修订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 000

ISBN 7-5402-0591-1

(全十册) 定价: 178.00 元 (本册 17.80 元)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华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

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学生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学生学习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特点，同时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学习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学生学习是二十一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愿全国的中小学生学习从小阅读好的课外书，自觉抵制社会上不健康图书的干扰，立志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主要人物表

- 张老三——贫农
三 嫂——老三的妻子
好 儿——老三的大女儿
桃 子——老三的二女儿
小 菊——老三的小女儿
狗 剩——老三的小儿子
竹 青——桃子的女儿
于震兴——雇农
于震海——游击队长，于震兴之弟
伍拾子——游击队小队长
风 子——丝坊女工，共产党员
刘 福——铁匠
宝 田——刘福的大儿子，游击队的干部
宝 川——刘福的小儿子，游击队小队长
江鸣雁——武术老师
二 妞——江鸣雁的女儿
萃 女——戏号小白菜，于震兴的妻子
杨理新——萃女的胞兄
孔居任——好儿的丈夫，游击队小队长
孔霜子——孔居任的姑妈
冯子久——中医
冯痴子——真名开仁，冯子久的弟弟

山 菊 花

- 高玉山——中共胶东特委负责人之一
高玉水——玉山的弟弟
张桂元——开烧锅的
看山爷——张桂元的祖父
理 琪——中共胶东特委书记
崔素香——特委联络员
毕松林——牛倌，共产党员
丁立冬——伪警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黄 白——特委政治交通员
胡子掌柜——兴升客栈的老板
孙玺凤——威海市特区专员
孔庆儒——伪区长、大地主
孔 显——孔庆儒的二儿子，伪区队长
于之善——地主，孔庆儒的小舅子
于守业——于之善的儿子
万戈子——孔庆儒的管家
刘区队副——伪区队的队副
郝子正——国民党县党部主任



第 一 章

哭声，又是谁家的哭声，悲悲戚戚地传来。

风，深秋的风，掠过昆嵛山的主峰泰礴顶，飘到这个五十七户人家的小山村——桃花沟，把哭声吹得越发凄楚。

梯田里，正忙着秋收的庄稼人，听到哭声，叹口气心里在想自己的愁事。人中，有位女人，三十八岁，浑身上下结实利落。这女人是桃花沟放柞蚕的张老三的妻子，村里同辈人称她三嫂。这哭声的出现，三嫂，和其他听到的人一样，全知底细。这是伍拾子他爹死了。那位四十二岁的佃户，今年借了人家的毛驴，去赶集卖桃子，碰到孔家庄孔秀才的二儿子孔显，领着区丁把一个走亲戚的闺女拦住，要强行欺侮。伍拾子他爹替那闺女开脱，姑娘趁机投进了黄垒河。孔显他们将伍拾子他爹打得半死，把桃子连驴一块抢走。伍拾子他爹重伤含冤，躺在炕上，望着几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哪里有钱还债、养家、治伤啊！挨了几个月，今天上午他从炕上一头撞到地上……

三嫂听着那嚎啕声，泪珠成串地落下来。她吩咐她的二女儿桃子去帮着伍拾子他妈料理，她得赶快从霜冻嘴里抢刨出这二亩半糊口的地瓜呵！

三嫂心里说：“唉，伍拾子他妈哭得多酸心！五个孩子，最大的伍拾子才十五岁，这年月，不幸的事儿，从这家轮到那家。哭呀，泪啊，何时能熬到头！”



山 菊 花

这位有四个儿女的中年妇女的痛楚悲叹，是由来已久的。她不记得父亲的模样，她母亲半辈子乞讨，最终死于财主的恶狗嘴里。十七岁，她嫁给张老三。张老三的父母在世时，家里有三亩山峦，加上租佃的，总共放着十多亩柞蚕。那老头子拼命劳动，开垦山地两亩半。遇上茧价大跌，租子交不上，折了本，老两口又积劳成疾，相继亡故。山峦卖了，好歹留住两亩半山地，儿子金贵为还债白给孔家庄孔秀才家做活。为糊口，张老三仍东借西凑地放柞蚕，但他常是赔得多，赚得少，家里的日子，全仗三嫂领着三个闺女纺线织布、拾草卖柴，勉强地支持着。

做为母亲的三嫂，任劳任怨受苦遭罪。现在，她身上又有孕六个月，但仍然在精神抖擞地刨这一家今冬明春的主要口粮——二亩半地瓜……

“妈！妈——？”小菊跑到母亲跟前，气喘吁吁地说：“妈！俺爹发火，俺大姐在哭，为她和玉山哥的事。”

“啊，这是哪来的风？”三嫂更急了：“快说！”

“都是这霜子婶使的坏。她来告诉爹，看到大姐和玉山哥在后沟桃树林里怎么的……”

分明是一瓢冷水浇身，三嫂惊呆了。她大女儿好儿十九岁了，还没说婆家。别人提，好儿推诿，三嫂倒是因为好儿自幼身子弱，没有给她订亲，想等她再大一些。最近孔霜子上门说媒，要把好儿说给她娘家侄子孔居任。三嫂听说孔居任为人不老实，没有应允。真是晴天霹雳，好儿和她后姨表哥高玉山，竟生起这场风波来！

三嫂看着刨出来的地瓜，吩咐小女儿：“把它们归拢一块儿，等你二姐来搬。我先回家……”

三嫂叫开门，开门的人即刻闪身走去。



“好儿！”三嫂迈进门槛，迅速扫视面前的大闺女。

好儿，细细的身材，长圆形的脸，白皙中透着粉红的，稀松的长辫子。在她母亲跟前，她低着头，一动不动。

三嫂轻轻舒口气，把簸头刨到墙根处，说：“去吧。”等好儿进了西厢房，她向正房走来。

正房东间炕上张老三急睁开眼睛翻起身，愤怒地吼道：“像这么个闹法，这家早晚也得散！”

三嫂眉毛耸了耸，软和地说：“出了事，你明白地说呀！好儿那孩子心眼窄巴，我怕你打了她，万一有个好歹……”

“我动她一指头没有？你问问那东西去！”

“这自然好，俺领你情，也算你还有做老子的心肠。”

“心肠？出这么大的丑，揍死她也应该！”老三气呼呼地说。

“你还是积点德吧。孩子们有差错，该管教。可还都年少，不懂事，好好教训教训，过去就算啦！”

老三手持烟袋锅子指着妻子，一声比一声高地说：“你与你那好外甥高玉山认亲，可他和你讲情。你去问你闺女，她认错不？他妈的高玉山，我要去告官！”

三嫂脸色白了，震惊得眼睛都直了，惴惴地问道：“快说，这事怎么个大法，啊？”

张老三见自己的话引起了妻子的焦急，倒很得意。他把小烟袋向炕上一撂，说：“给我四两。”三嫂又气又急，去打开柜门，从小泥坛子里，倒出一茶盅是不能吃的地瓜自烧的白干酒来，又到院子的咸菜坛子里，夹出一些咸柞蚕蛹。

老三抖起精神，嘴角淌着口水，滔滔地讲道：“我

山 菊 花

在桂元家数茧，孔霜子来找我：“老三哥，快去抓拐子，晚了你闺女就没救了！”她把我领到后沟桃树林指着树枝稠处的两个人影说：“小声点，别惊动了人家的好事……”就见咱那好儿扒在个男人肩头上哭；男的直说温存话。我拾起一根木棒破口大喊：“有这么大胆欺负人的！”你那好儿闺女，推那男的：“快跑你的，俺爹！”

“往哪跑，拐种子！”我抡着木棒打过去，树根子把我绊倒在地。咦，有人来搀我说：“姨夫，磕伤没有？”我一看是你外甥。我说：“玉山，快抓拐子！”他笑笑说：“姨父，刚才是我和好儿妹说话呢。”老天爷，拐子就是他呀！我这气，抡起棒子就打。”

“爹！别打他，他没错！”好儿扑上来，用身子护着他。我都气昏了！我要砸死这冤家，“住手！”你那外甥叫着上来夺下我的棒子说：“姨父，这事没好儿的错，也没我的不是。”我刚要朝好儿动巴掌，他把我搽出好几步远。我骂道：“你小子等着，等我跟你算帐！臭丫头，滚家去！”

三嫂愁悒悒地说：“唉，没料到，好儿丫头竟生出这段子事来！要是玉山小时没订婚，他二人好了，倒是亲上加亲。”

“嫁鸡嫁狗，也不给高玉山”老三怒气不息地说。

三嫂不理睬丈夫，继续说：“这两人是过分啦，该管，可好儿生性娇弱，这一惊吓——孔霜子这人，也算有心！”

三嫂站起身来疑惑地说：“俺的闺女，和不正经没缘分！”

老三也滚起来说：“你还犟嘴！我亲眼瞅见……”

“你瞅见什么啦？你瞅见玉山和好儿在一块，还有什么啊？你怎么没瞅见，大脚霜子四十开外还涂胭脂搽

粉，披红挂绿？谁不知道，半夜三更，野汉在她家打架动刀子……啊！”

“她是她，咱是咱；别人不要脸，我要留着皮。”

三嫂理一把鬓发，放平了声音，说：“你呀，好生想想，那孔霜子安的什么心？她是为她娘家侄子孔居任在打好儿的主意。”

一席话，说得老三又羞又恼，扬着胳膊吼道：“你要怎么着？这家谁当？你，你想气死我呀，妈妈的……”

二闺女桃子冲进屋，抱住老三的胳膊，带着哭声叫道：“爹！妈！你们又打仗，叫人听见多不好！”说着把父亲推出门外，父亲头不抬地走了。

夜至二更，张老三倒倒晃晃地走回家里。带着讨好的口吻说：“我说金贵他妈，女大留不住，把好儿嫁出去吧！还是你精明，想到这一层，她霜子婶又提起孔居任，人家倒是一片好心。”

三嫂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下了炕，进了东房间。老三苦笑，跟在妻子身后，嘟嘟囔囔地说：“我人醉心不醉。我人穷志不穷。好啦，就依你，闺女不给孔居任，不给啦……”

月上西厢，十二岁的小菊已进入梦境。好儿悲叹道：“世上，没愁没怨，没牵没挂，该有多好呀！妹！”

桃子说：“为人做事，自个总有个主身骨。你说说你俩的事，我评断评断。”

好儿脸上充了血，羞恹地摇摇头道：“俺说不出口……”

“拣你能说出口的说吧，我谁也不告诉。”

“我十五岁在孔家丝坊里做活儿，住在姨父家，和他朝夕相处的。他上学堂，教我和玉水兄弟认字，俺们

山 菊 花

在一起挺顺心的。我十七岁那年，丝坊的活累我一身病，后姨待我又不好，妈要我回家去。姨父让玉水兄弟送我，路上他说，昨儿玉山哥和他妈吵嘴，叫姨姨打了两嘴巴。为的是他不要八岁时由父母包办订婚的媳妇。俺俩走到龙泉口，想不到玉山哥等在那里。他叫玉水兄弟到龙泉眼去看水景。我提起他和他妈拌嘴的事，他说别的依附点行，独这不行。我从他望着我的神情上，觉到了点，脸一下烧起来，再不敢抬头。他说，咱们是人，不是牲口，两人没情没意，还不如一辈子单身好！我一句话说不出，泪珠像下雨似的往下滚。

“从那以后，他一来咱家，我从心里愿见他。时间长了，他不来，就想他……我盼他早说通姨姨，断了那头亲事……这次他去文登城，托人说合上乡村师范学校念书，绕道来看我。在桃树园里，他说他妈硬是不断亲，宽慰我咬着牙，等他。我又急又悲，扶着他肩头哭起来……”

桃子听完，结果是又同情又为难地说：“这事儿，真是个麻疙瘩！你和玉山哥好，我挑不出毛病。就是他能退了那门亲事，后姨也不准能看得上咱家。”

“大妹，别担心，我这病身子，反正也活不了几年……”

桃子也流出了泪水，但她见窗上人影一闪，忙捅一下好儿，“妈来啦，别出声！她有身子，最受苦……”

门扇轻轻推开，三嫂无声地迈进来。望着炕上挨身躺着的三个女儿。摸摸好儿的脸，有点发烧，枕边一块手绢，湿漉漉的。她千头万绪的情感，涌上心头：三个闺女，一天天大啦，都要走自个的路啦！只给他生一个儿子——唉，金贵这孩子，一去四年多！在孔家庄顶租还债期满，我高低要他回家，穷死也在家租地种。可他爹放他到孔家天津的买卖行里当学徒，想挣点钱……闻

山 菊 花

女啊，不是妈强嘴，妈觉着你们比那哥哥强。唉，好儿你是妈惯着的，长得嫩，如今又生出这桩子事来，怎么不使人揪心！桃子你自小妈也没娇你，自幼身子壮，心眼实，过年就出去了，你那婆家穷是穷，倒是实在人家。妈的三闺女，小菊子，你会长成什么样呢？哦，肚子里这个，盼他是男的——女的也好。孩子啊，你们的前程像你们爹妈一样？比你们爹妈好些？还是更苦？

第 二 章

张老三租下孔家庄财主孔秀才的十亩山峦放蚕，每年夏秋两季的茧摘下来，桃子就得帮父亲赶集卖茧、卖柴。她比别的闺女吃苦受累多，但家缺劳力，桃子是从从来没有怨言的。

腊月天气，寒风嗖嗖。鸡叫头遍父女俩就上了路，为怕累坏岁口已老的小毛驴，人挑百斤柴担，让驴驮着茧，这时已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二十多里，还能不累？桃子听父亲发火骂驴，回头见他被柴担压得汗流满面，就赶过来，接父亲的担子。老三粗气地说：“你才挑过，等过了这道梁……”

“俺年轻，不累。”闺女强把担子接在自己肩上。桃子说道：“爹，听俺妈的，贵贱这集卖了吧，真不够费鞋的。”

“嗯，不卖也留不住啦，该人家的利钱，租子，今是最后的期限啦！”老三忿忿地说，“这年头，喝西北风能活最好。”

桃子没听父亲的牢骚，而在寻思自己的心事。

五月初，桃子就要出嫁了，亲事是她七岁那年，赤松坡的石匠于世章来和她母亲订下的，把桃子给石匠的第二个儿子于震海。后来于世章家遭了事，张老三要退亲，三嫂没答应。那女婿什么样儿，桃子一次没照面，但听母亲说，那是实在人家，姑娘也就放心了。为了打点女儿出嫁，三嫂早就俭省积攒，今天临走时，母亲给



桃子自织的十八尺棉粗布，要她卖了换块细花布，做出阁的褂子……

在吃早饭的时候，已赶完三十里山路，来到孔家庄。每逢阴历四、九的日子孔家庄是集，常常能上几万人。

老三吩咐女儿牵驴把茧送到丝坊等着，他挑柴去草市。

桃子拉着驴进了丝坊“德源号”的大门，一股熏人的蒸茧蛹的臭气扑鼻而来。只见一幢幢低矮的工房窗口，露出一排排女人的上身。抽丝女子每人登着一架笨重的脚踏木机，就是寒冬，汗水也不干，劳动一天都累得下不来机了，手脚时常是肿着的。这些是她从前来这探望好儿姐时就知道的。

这时，桃子见从桃花沟嫁到这村的凤子姑正从茅厕出来急着往工房走，桃子把她叫着，见她带补丁的单褂全快遮不住丑了，便忙把用来换细布的粗布一下扯了一半塞进凤子的怀里，凤子推辞不得只好收下，她凑近桃子耳边道：“听说没有？今集上要杀人，不是贼，不是匪，是和你姐一起纺过丝的仙子闺女她哥。”凤子往四周看了看，见没人，接着又小声地说：“她哥是教书先生，叫官家拿下了，说他是作乱的共产党。”

“共产党？”桃子一直没眨眼，“共产党是作什么的？”

凤子的声音更低了，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仙子她哥挺和善的，不会胡来乱闯。官家说他作乱，还不就是反他们的，一会你去看看。”

桃子骇然道：“俺吃老虎胆啦，敢看杀人的……”

这时，张老三走了过来，凤子迎着打招呼：“三哥，柴火脱手啦？”

老三悻悻地说：“脱手？两毛伍也没人要。问了



山 菊 花

吗，茧价涨点啦？”

“又跌啦！”桃子说。

张老三听后像打愣的鸡一样，好一会，才一面向经理室走，一面吩咐桃子找立秋哥，多少钱也把柴卖了。

集市上拥挤不堪。桃子挽着山菜篮，走在人海里，穿着褪了色的旧红棉袄，山村闺女那窘怯规矩的行止，格外惹人注目。

“哟，这不是桃子闺女吗！”

她只见面前堵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这女人油发上卡着银质发卡子，黄皮脸上盖着一层厚粉，丝绸子棉袄，脚上登一双红绣花鞋。她正是桃花沟的著名人物粉脸大脚孔霜子。这时候，她咧着两颗大黄金牙嘴，冲着桃子笑嘻嘻地问：“你爹呢？”

“在‘德源号’卖茧。”

“还没吃饭吧？找你爹，到冬春楼坐坐去，我做东。”

“不用，俺有干粮。”桃子抚开她的手，向前走。

桃子没留神，孔霜子身后还跟着一个青年人，留着洋头，戴着灰色礼帽。他对孔霜子说：“这是谁？粗布上衣，拐着要饭篮子，你理她做什么。”

孔霜子看着在人群里闪现的桃子后影说：“谁？好儿的大妹子。别看张老三这糊涂虫，倒养出一窝凤凰来。就看你孔居任有福没福啦！”

“全仗姑姑你的本事了，我就怕二大爷不肯给方便。”

“再不好，咱们也是一家人。”孔霜子胸有成竹，

“你大爷把茧价一压，张老三的租子这集是最后的期限，加上年利，他交不清是肯定的啦！只要你二大爷不容他缓气，把帐先转到你名下，也没不了他的钱，又给